



第八十四期 · 2018年7月 逢單月發行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四句偈

青楓：好些佛弟子都說，《金剛經》裡的四句偈，如果能夠好好地理解，弄個明白，真是功德無量。

修智：是的！但你理解的又是哪四句？

青楓：先不說我理解的。說到這四句偈則好些人會好容易地聯繫到《金剛經》裡的四句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！」這是在《金剛經》裡非常牽動人心的說話。不過，我看《金剛經》裡的四偈語，應不指此。

修智：所謂一四句偈，可分兩部份解說：

1. 廣義來說，即以四句為一偈，意即少至一四句偈，何況可受持一章一品一

部經，其福無邊。

2. 每部經文必有所指。佛陀說法，必以該經文曾提過的，亦即不是預告將有所說的。例如《金剛經》以三十二分版本作參考，在第八分首次提到「受持乃至四句偈等」，若要探討所指的「四句偈」，則應在前七分內尋找。

青楓：依此原則，那就是第五分所提到的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」吧！

修智：凡所有相的「相」字，仍未有清晰回應啊！

青楓：是否第三分所指的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



陽光下.....

每次看到這些「地湧金蓮」的花朵，總是情不自禁地帶出一份肅然起敬！

一來，它花期生長的漫長過程，一年裡，蓮瓣一瓣一瓣地生長開來——下邊枯乾了，而上邊黃澄澄的花瓣仍好好地生長着。陽光下，那透出來的嫩黃，教人想到大自然的「鬼斧神工」，在繪畫上潑寫出這樣的黃，還真不容易。

「地湧金蓮」，這蓮花的生長，看它仍未綻放開來的花瓣，緊緊地合上，仿如我們的雙手合十，這形態有多麼美好的聯想啊！

相、壽者相。」？

修智：我們應該將該段理解為：

- 1.若菩薩有我相，即非菩薩；
- 2.若菩薩有人相，即非菩薩；
- 3.若菩薩有眾生相，即非菩薩；
- 4.若菩薩有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

我們須要留意整部《金剛經》，佛陀不厭其繁重複又重複的提到有關「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」

青楓：我們要如何理解該四句，及佛陀為什麼會提到該四相？

修智：可以簡單地理解該四相如下：

- 1.「我相」，即作者；
- 2.「人相」，指作者做事目的，即所求的結果；
- 3.「眾生相」，指作者所作何事；
- 4.「壽者相」，指作者做事的時間性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乃至盡未來際。

青楓：依此原則，本四句偈應是指「所有一切眾生之類……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

之。」菩薩是度眾生者，即是「我」；令眾生入無餘涅槃，即是「人」；而滅度之，即是「眾生相」，「壽者相」即時間上無所間斷，恆常教化之。

修智：所謂「無餘涅槃」，可簡單解釋為無所分別、計較、執著、貪愛，即是離貪瞋癡，方得解脫自在，離苦得樂。而「滅度之」則指教導眾生令達至解脫自在，離苦得樂。所以菩薩對於所作所行，亦不應分別計較執著貪愛。

青楓：所以說菩薩若有四相即非菩薩，言行應一致故。

修智：我們再看佛陀所行，「食時著衣持鉢，入城乞食，食已、收衣鉢、洗足已，敷應而坐。」在在教導我們，在日常生活舉止而不著於相。所謂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是指離貪瞋癡（無所住），而修福修慧，自他兩利（生其心）。

請參閱《妙法》通訊（第83期）所談的「無住生心」

謙卑的態度

在妙法寺園林，看到小小的「波斯菊」在一枝枝纖幼的枝條間，迎風搖曳，那情景，驀然感覺到什麼叫做「弱不禁風」、「楚楚可憐」！可是，再讓我們細意點看看，看到的又是另一回事，這些精緻的小小秋英，在陣陣的清風拂來之時，它也隨着風勢輕輕地擺動，是趁勢而動，動得那麼飄逸動人。

我們對大自然的種種也該用這種喜悅的、欣賞的心情去接受，倘若能本着一種謙卑的態度，更好！是不是這樣？



《金剛經》譯本

《金剛經》是舉世馳名的佛學經典，歷代著名的漢譯《金剛經》者最少有六人，俱是法師。

我們常念誦的《金剛經》是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的漢譯。此外唐三藏法師玄奘也有譯本，義淨法師、真諦法師、留支法師以及菩提流支法師均有漢譯《金剛經》。我們如果拿來參照比較這些不同譯本，相信也會得到很好啟示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

菩提流支譯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婆伽婆在舍婆提城祇樹給孤獨園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。

爾時，世尊食時，著衣持鉢，入舍婆提大城。乞食於其中，次第乞食已，還至本處。飯食訖，收衣鉢，洗足已，如常敷座，結加趺坐，端身而住，正念不動。

爾時，諸比丘來詣佛所，到已，頂禮佛足，右邊三匝，退坐一面。

爾時，慧命須菩提在大眾中，即從座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向佛合掌，恭敬而立，白佛言：希有，世尊！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世尊！云何菩薩大乘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？云何修行？云何降伏其心？

爾時，佛告須菩提：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如汝所說「如來善護念諸菩薩，善付囑諸菩薩。」汝今諦聽，當為汝說。如菩薩大乘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修行，如是降伏其心。

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如是。願樂欲聞。

佛告須菩提：諸菩薩生如是心「所有一切眾生眾生所攝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濕生、若化生；若有色、若無色；若有想、若無想、若非有想非無想，所有眾生界眾生所攝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。如是滅度無量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。」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，有眾生相，即非菩薩。何以故非？須菩提！若菩薩起眾生相、人相、壽者相，則不名菩薩。

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不住於事，行於布施，無所住行於布施，不住色布施，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。須菩提！菩薩應如是布施，不住於相想。何以故？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聚不可思量。

須菩提！於汝意云何，東方虛空，可思量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

佛言：如是。須菩提！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，可思量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

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須菩提！菩薩無住相布施，福德聚亦復如是不可思量。佛復告須菩提：菩薩但應如是行於布施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可以相成就見如來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不可以相成就得見如來。何以故？如來所說相即非相。

佛告須菩提：凡所有相，皆是妄語。若見諸相非相，則非妄語。如是諸相非相，則見如來。

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頗有眾生，於未來世末世，得聞如是修多羅章句，生實相不？

佛告須菩提：莫作是說「頗有眾生，於未來世末世，得聞如是修多羅章句，生實相不？」

佛復告須菩提：有未來世末世，有菩薩摩訶薩，法欲滅時，有持戒修福德智慧者，於此修多羅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為實。佛復告須菩提：當知彼菩薩摩訶薩，非於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所修行供養，非於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所而種善根。佛復告須菩提：已於無量百千萬諸佛所修行供養，無量百千萬諸佛所種諸善根，聞是修多羅，乃至一念能生淨信。須菩提！如來悉知是諸眾生，如來悉見是諸眾生。須菩提！是諸菩薩生如是無量福德聚，取如是無量福德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是諸菩薩無復我相、眾生相、人相、壽者相。

須菩提！是諸菩薩，無法相，亦非無法相；無相，亦非無相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是諸菩薩，若取法相，則為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須菩提！若是菩薩有法相，即著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不應取法，非不取法。以是義故，如來常說筏喻法門，是法應捨，非捨法故。

復次佛告慧命須菩提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如來有所說法耶？

須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說義，無有定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說法，皆不可取、不可說；非法、非非法。何以故？一切聖人，皆以無為法得名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若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所得福德，寧為多不？

須菩提言：甚多，婆伽婆！甚多，修伽陀！彼善男子善女人，得福甚多。何以故？世尊！是福德聚，即非福德聚，是故如來說福德聚福德聚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，持用布施；若復於此經中，受持乃至四句偈等、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無量不可數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一切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；一切諸佛如來，皆從此經生。須菩提！所謂佛法，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須陀洹能作是念「我得須陀洹果」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須陀洹。不入色聲香味觸法，是名須陀洹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斯陀含能作是念「我得斯陀含果」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斯陀含，是名斯陀含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阿那含能作是念「我得阿那含果」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阿那含，是名阿那含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阿羅漢能作是念「我得阿羅漢」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實無有法名阿羅漢。世尊！若阿羅漢作是念：「我得阿羅漢」，即為著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。世尊！佛說我「得無諍三昧最為第一」，世尊說我是「離欲阿羅漢」。世尊！我不作是念「我是離欲阿羅漢」。世尊！我若作是念「我得阿羅漢」，世尊則不記我「無諍行第一」。以「須菩提實無所行」，而名「須菩提無諍無諍行」。

佛告須菩提：於意云何，如來昔在然燈佛所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如來在然燈佛所，於法實無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佛告須菩提：若菩薩作是言「我莊嚴佛國土」，彼菩薩不實語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來說莊嚴佛土者，則非莊嚴，是名莊嚴佛土。是故，須菩提！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而無所住。不住色生心，不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

須菩提！譬如有人，身如須彌山王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是身為大不？

須菩提言：甚大，世尊！何以故？佛說非身，是名大身。彼身非身，是名大身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，於意云何，是諸恆河沙，寧為多不？

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！但諸恆河尚多無數，何況其沙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我今實言告汝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七寶滿爾數恆河沙數世界以施諸佛如來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彼善男子善女人，得福多不？

須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！彼善男子善女人，得福甚多。

佛告須菩提：以七寶滿爾數恆河沙世界持用布施；若善男子善女人，於此法門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而此福德，勝前福德無量阿僧祇。

復次，須菩提！隨所有處，說是法門，乃至四句偈等，當知此處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，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此經。須菩提！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若是經典所在之處，則為有佛，若尊重似佛。

爾時，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當何名此法門？我等云何奉持？

佛告須菩提：是法門名為《金剛般若波羅蜜》。以是名字，汝當奉持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則非般若波羅蜜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有所說法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世尊！如來無所說法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，是為多不？

須菩提言：彼微塵，甚多，世尊！

須菩提！是諸微塵，如來說非微塵，是名微塵。如來說世界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可以三十二大人相見如來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如來說三十二大人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大人相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；若復有人，於此法門中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為他人說，其福甚多無量阿僧祇。

爾時，須菩提聞說是經，深解義趣，涕淚悲泣，捫淚而白佛言：希有，婆伽婆！希有，修伽陀！佛說如是甚深法門，我從昔來所得慧眼，未曾得聞如是法門。

何以故？須菩提！佛說般若波羅蜜，即非般若波羅蜜。

世尊！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，當知是名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世尊！是實相者則是非相。是故如來說名實相實相。

世尊！我今得聞如是法門，信解受持，不足為難。若當來世，其有眾生，得聞是法門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則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？此人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。何以故？我相即是非相；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離一切諸相，則名諸佛。

佛告須菩提：如是，如是。若復有人得聞是經，不驚、不怖、不畏，當知是人甚為希有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來說第一波羅蜜，非第一波羅蜜。如來說第一波羅蜜者，彼無量諸佛亦說波羅蜜，是名第一波羅蜜。

須菩提！如來說忍辱波羅蜜，即非忍辱波羅蜜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無我相、無眾生相、無人相、無壽者相；無相，亦非無相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，若有我相、眾生相、人相、壽者相，應生瞋恨。須菩提！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於爾所世，無我相、無眾生相、無人相、無壽者相。是故，須菩提！菩薩應離一切相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何以故？若心有住，則為非住。不應住色生心，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，應生無所住心，是故佛說菩薩心不住色布施。須菩提！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，應如是布施。

須菩提言：世尊！一切眾生相，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如來說一切眾生，即非眾生。

須菩提！如來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、如語者、不異語者。

須菩提！如來所得法所說法，無實無妄語。

須菩提！譬如有人入闇，則無所見。若菩薩心住於事而行布施，亦復如是。須菩提！譬如人有目，夜分已盡，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。若菩薩不住於事行於布施，亦復如是。

復次，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能於此法門，受持讀

誦修行，則為如來以佛智慧，悉知是人，悉見是人，悉覺是人，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聚。

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後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捨恆河沙等無量身，如是百千萬億那由他劫以身布施；若復有人聞此法門，信心不謬，其福勝彼無量阿僧祇，何況書寫、受持、讀誦、修行、為人廣說。

須菩提！以要言之，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。此法門，如來為發大乘者說，為發最上乘者說。若有人能受持、讀誦、修行此經、廣為人說，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，皆成就不可思議不可稱無有邊無量功德聚。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樂小法者，則於此經，不能受持、讀誦、修行、為人解說。若有我見、眾生見、人見、壽者見，於此法門，能受持、讀誦、修行、為人解說者，無有是處。

須菩提！在在處處，若有此經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所應供養。當知此處則是為塔，皆應恭敬，作禮圍繞，以諸花香而散其處。

復次，須菩提！若善男子善女人，受持讀誦此經，為人輕賤。何以故？是人先世罪業，應墮惡道，以今世人輕賤故，先世罪業則為消滅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須菩提！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阿僧祇劫，於然燈佛前，得值八十四億那由他百千萬諸佛，我皆親承供養，無空過者。須菩提！如是無量諸佛，我皆親承供養，無空過者；若復有人，於後世末世，能受持讀誦修行此經，所得功德，我所供養諸佛功德，於彼百分不及一，千萬億分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

須菩提！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於後世末世，有受持、讀誦、修行此經，所得功德，若我具說者，或有人聞，心則狂亂、疑惑、不信。須菩提！當知是法門不可思議，果報亦不可思議。

爾時，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云何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住？云何修行？云何降伏其心？

佛告須菩提：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當生如是心：「我應滅度一切眾生令入無餘涅槃界。如是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無一眾生實滅度者。」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薩有眾生相、人相、壽者相，則非菩薩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實無有法名為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於然燈佛所，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？

須菩提白佛言：不也，世尊！如我解佛所說義，佛於然燈佛所，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須菩提！實無有法如來於然燈佛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

三菩提者，然燈佛則不與我受記「汝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」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然燈佛與我受記，作如是言：「摩那婆！汝於來世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。」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言如來者，即實真如。

須菩提！若有人言：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」，是人是不實語。須菩提！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於是不中不實不妄語。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須菩提！所言一切法，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

須菩提！譬如有人，其身妙大。

須菩提言：世尊！如來說人身妙大，則非大身，是故如來說名大身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菩薩亦如是。若作是言「我當滅度無量眾生」，則非菩薩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頗有實法名為菩薩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實無有法名為菩薩。是故佛說「一切法無眾生、無人、無壽者。」

須菩提！若菩薩作是言「我莊嚴佛國土」，是不名菩薩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莊嚴佛土，莊嚴佛土者，即非莊嚴，是名莊嚴佛國土。

須菩提！若菩薩通達無我、無我法者，如來說名真是菩薩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有肉眼不？

須菩提言：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肉眼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有天眼不？

須菩提言：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天眼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有慧眼不？

須菩提言：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慧眼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有法眼不？

須菩提言：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法眼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有佛眼不？

須菩提言：如是，世尊！如來有佛眼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恆河中所有沙，佛說是沙不？

須菩提言：如是，世尊！如來說是沙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一恆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等恆河，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佛世界。如是世界，寧為多不？

須菩提言：彼世界，甚多，世尊！

佛言：須菩提！爾所世界中，所有眾生，若干種心住，如來悉知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心住，皆為非心住，是名為心住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若有人以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持用布施，是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是因緣，得福多不？

須菩提言：如是，世尊！此人以是因緣，得福甚多。

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須菩提！彼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是因緣，得福德聚多。須菩提！若福德聚有實，如來則不說福德聚福德聚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如來不應以色身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故如來說名具足色身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。何以故？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，是故如來說名諸相具足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汝謂如來作是念「我當有所說法」耶？須菩提！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言「如來有所說法」，即為謗佛，不能解我所說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如來說法，說法者，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

爾時，慧命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頗有眾生，於未來世，聞說是法，生信心不？

佛言：須菩提！彼非眾生，非不眾生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眾生，眾生者，如來說非眾生，是名眾生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世尊！無有少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佛言：如是如是。須菩提！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乃至無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復次，須菩提！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以無眾生無人無壽者，得平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一切善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須菩提！所言善法，善法者，如來說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

須菩提！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，如是等七寶聚，有人持用布施；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、讀誦、為他人說，於前福德，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百千萬分不及一，歌羅分不及一，數分不及一，優波尼沙陀分不及一，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汝謂如來作是念「我度眾生」耶？須菩提！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。佛言：須菩提！若有實眾生如來度者，如來則有我、人、眾生、壽者相。須菩提！如來說有我者，則非有我，而毛道凡夫生者以為有我。須菩提！毛道凡夫生者，如來說名非生，是故言毛道凡夫生。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可以相成就得見如來不？

須菩提言：如我解如來說義，不以相成就得見如來。

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須菩提！不以相成就得見如來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若以相成就觀如來者，轉輪聖王應是如來，是故非以相成就得見如來。

爾時，世尊而說偈言：

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
彼如來妙體 即法身諸佛 法體不可見 彼識不能知

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如來可以相成就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？須菩提！莫作是念「如來以相成就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須菩提！汝若作是念，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說諸法斷滅相。須菩提！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不說諸法斷滅相。

須菩提！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；若有菩薩，知一切法無我，得無生法忍，此功德勝前所得福德。須菩提！以諸菩薩不取福德故。

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！菩薩不取福德？

佛言：須菩提！菩薩受福德，不取福德，是故菩薩取福德。

須菩提！若有人言「如來若去、若來、若住、若坐、若臥。」是人解我所說義。何以故？如來者，無所至去，無所從來，故名如來。

須菩提！若善男子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微塵，復以爾許微塵世界，碎為微塵阿僧祇。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是微塵眾，寧為多不？

須菩提言：彼微塵眾，甚多，世尊！何以故？若是微塵眾實有者，佛則不說是微塵眾。何以故？佛說微塵眾，則非微塵眾，是故佛說微塵眾。世尊！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，則非世界，是故佛說三千大千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。如來說一合相，則非一合相，是故佛說一合相。

佛言：須菩提！一合相者，則是不可說，但凡夫之人，貪著其事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人如是言「佛說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」須菩提！於意云何，是人所說，為正語不？

須菩提言：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世尊！如來說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即非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，是名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。

須菩提！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於一切法，應如是知，如是見，如是信，如是不住法相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所言法相，法相者，如來說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

須菩提！若有菩薩摩訶薩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發菩薩心者，於此般若波羅蜜經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、讀誦、為他人說，其福勝彼無量阿僧祇。云何為人演說，而不名說，是名為說？而說偈言：

一切有為法 如星翳燈幻 露泡夢電雲 應作如是觀

佛說是經已，長老須菩提，及諸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菩薩摩訶薩，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、乾闥婆等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

金剛般若波羅蜜經



參訪妙法寺 逾百位小學生的心靈之旅

本年六月二十日，妙法寺有一項很有意思的接待工作——

一百二十多位小學生，在老師的帶領下到來參觀，他們分別來自七家佛教學校，分別為：佛教中華康山學校、佛教黃焯菴小學、佛教慈敬學校、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、佛教林金殿紀念小學、佛教榮茵學校以及佛教陳榮根紀念學校。

這次活動，是屬於「香港佛寺之參訪與探究」項目之一，由佛聯會小學校長會方面主辦的，這是一項很有意思的活動，小小心靈種下澄明種子，在當下及未來的歲月裡都會有很好幫助。

妙法寺文教總監陳青楓事後接受訪問時表示，這次為這群小學生作導賞，留下深刻印象，他們很

守紀律，而且在提問時可感覺到對佛教的正信認識也很好，可見平日老師們做了很好的教導輔導。

在參觀蓮華大殿時，小學生排列有序地坐在拜墊上，用心地聽陳總監的解說，這場景頗有趣。陳先生說，面對這些可愛的小朋友，很樂意為他們作介紹與導賞，將來有其他團體、學校也作類似要求的話，他會徵詢住持修智大和尚意見，我們都很樂意做這些事情的。

儘管這天天氣炎熱，小朋友們既參觀了以較傳統方式建造的「萬佛寶殿」，也同時觀賞這嶄新的，充滿環保意識的新殿。在小小心靈上當留下難以忘懷的印象。

香港一景

喜歡閒來隨街踱，這也許是對我們這個城市多一點認識與多一點感情的投入。

進入二零一八年，港島鰂魚涌區一組已有半個世紀歲月的樓宇，忽然成了「焦點」，很多遊人及一些攝影友帶着模特兒來這裡拍照，由於這建築群比較特別，中間有一幅大空地，就好像北京四合院——現代城市的「蜂巢四合院」，空地上有小高台，正好供模特兒站上去搔首弄姿。

幾十年來並無外人騷擾的地方，忽然人流像行花市那樣，且日嘈夜吵的，住民一向平靜的生活給騷擾了。政府也不沒理會此等「閒事」，於是住民為了「自保」，沒有辦法，唯有把這裡做了臨時垃圾收集地，希望有所「阻嚇」一袋袋的垃圾及廢棄之物就堆放在那裡。但一些攝影友却可以相安無事地與之「和平共處」。這可是當下的「香港一景」？



五十年歲月

花了近三年時間，斷斷續續地把《回望傳媒50年》一書完成，由三聯書店出版。這本書是紀錄了我過去五十年的生活，主要還是紀錄我所遇到的好人好事，因此，本書也出現了與妙法寺住持修智大和尚的交往。

很感恩，本書的出版得到傳媒朋友的錯愛，明報還在副刊世紀版做了一個很詳細的專訪。三聯書店也重視本書的發行推廣。

我寫本書，其中一個最大原因，是藉此講述過去五十年來報紙副刊的變化。多謝閱讀。



「眾花平等」

欣賞花草樹木，不一定是富貴如牡丹、燦爛盛開如芙蓉，有些時候，我們靜靜地、靜心地看一些可能不起眼、微不足道的閒花野草，你心境開朗，也就自然地看得「心花怒放」，或者含蓄地樂在心中。

妙法寺裡的花草樹木也就給你這樣的一個感覺，有不少樹木是很低調地開花結果的，像栽種在「土地公」旁的這棵白桂木，它綠葉成蔭，綠油油的茂密樹葉下，我們仔細留意一下，可看到一些像拇指頭那樣大小的綠色小果——熟的時候，果實趨向黃色，這些果就默默地毫不起眼的生長着。

它給我的感覺是：低調地做人！

另外一些呢？可又以另一種形態出現，譬如在同一天讓我在妙法寺內拍攝到的細花紫薇及太陽花。

這此太陽花不是很大朵，但在陽光下，它給我們的感覺就是欣欣向榮的充滿生命力，它像一群滿有生命活力的年輕人在為生活、為未來的日子作好準備，看着它們就不期然想到青春無價。

這一組細花紫薇呢？

每年到了這個時候，都是紫薇盛放的季節。在街道上，我們看到一棵棵一幹直上的花樹，一朵朵大大的紫色花便是大葉紫薇，很有點「大家風範」的樣子，而粉紅色以碎花形態出現的「細葉紫薇」，却又是另一種情態，我聯想到的竟是古裝宮幃片裡排列在紫禁城圍牆下的宮女。不知怎地，總有一點「我見猶憐」的感覺，也很好呀。生活就是這樣「各就各位」，也無分什麼你高我低，這就不是眾花平等嗎？





「不婚」問題

每一個宗教，都有它自身的制度，這是自我約束，也可以說是為了教的發展。

長期來，都有善信問一個問題：

出家人為何要不婚？

翻看《內明》月刊合訂本，看到第六十九期（一九七七年十二月）有一則內容，是覺光法師與洗塵法師分別代表「佛聯會」與「僧伽會」發出聯合聲明，就僧人不婚這佛教基本制度作出一點解釋，以正視聽——

佛教僧伽乃師範衆出，必須（一）清淨離欲；（二）修學戒、定、慧業；（三）慈悲化世。其獨身乃屬修持上必要，因結婚生子，有家庭牽累，無論男女，都不能做到以上三項。而佛制有准予還俗的制度，既經還俗便不是僧人，故不必另外特別制訂准予僧人結婚辦法，或問僧衆中有人能否遵守戒律，則屬於個人的事，佛教斷不會因噎廢食，為僧侶延續而改制度，引致僧俗不分的。

論日本模式的和尚結婚

（節錄）原刊於一九七八年一月《內明》第七十期

倡言模仿「日本佛教有家庭式的制度」的，不知對這種日本模式曾否深入研究過？又知不知道有家庭的和尚在日本的社會地位又如何？如果不將這兩個問題弄清楚，就貿然要採用「日本模式」，那就是盲目無知。日本和尚之有家庭，始於「清鸞上人」之與一大官的千金小姐「玉日」戀愛，因到了非結婚不可的程度，所以他就破戒而結婚了。當然，他的可恥行為，曾遭到一般嚴守戒律的和尚們所不齒而將之摒除。可是清鸞恬不為恥。魚與熊掌都要；既捨不得嬌妻，又不願還俗。久而久之，乃巧立為一宗。但是，這種有家庭的和尚，在日

本的社會地位極為卑下，一般日本人罵這些有家眷的和尚為「生臭坊主」——「生臭」就是「腥臭」的意思，「坊主」就是「光頭」的意思，合之則為「腥臭的光頭和尚」，也就是中國人指罵一些不守清規的出家人為「狗肉和尚」一類侮辱性的稱呼，想不到中國「名德」們，居然要採用這種腥臭「制度」，來使中國佛教「後繼有人」，如果不是愚昧無知，就是居心叵測。

原刊於一九七八年九月《內明》第七十八期

戒乃自律

（節錄）

• 馮馮 •

這一陣子，港台歐美的佛教人士都很熱烈討論僧尼是否可以婚嫁之問題。各方面的議論都已拜讀很多，正反兩派各有見地，本來無需我這個尚未入佛門之淺陋小子再來狗尾續貂。

不過，我想，或者亦有些佛友有興趣知道像我這樣的慕佛尚未啟蒙之小子，愚者一得看法如何，所以我也就斗胆，胡說幾句，說得不對，務請原諒。

我是個俗子，對於佛教教義知道的很少很少。我不敢妄引佛學法典，不過我知道，佛教出家人之所以稱為出家，至少也就是不是有家之謂吧？色慾亦是佛門大戒之一吧？

當然，若從法律觀點與人道觀點來看，可以說，人人都是有自由決定是否婚嫁，是否守持戒行，誰也不能勉強別人怎樣做。

從主張可以婚嫁的一派之言論來看，似乎是責難佛教違反人道什麼的，楚制性慾怎麼不人道，又怎麼違反生理衛生，又怎麼偽善……聽來蠻前進的，又說日本某派怎樣和尚可以娶妻，青鸞上人如何如何，就只差未扯上賈寶玉。

我是個未受戒之俗子，我不反對連孔夫子都視之為人人大欲的事，更何況儒家有說不考有三，無後為大之語？

問題很簡單，佛教是否強迫任何人出家？出家人難道是給縛着上刑場，若不出家就槍斃嗎？沒有！佛教完全沒有強迫任何人出家！就我所見，很多佛教寺院還不輕易准許一個青年人出家，沒經過多少磨練觀察，還不准剃度呢！像我

這塊料，就沒有一位師父肯收的。

戒淫戒色，既是佛教的重要戒律之一，亦是一種自己對自己的志願選擇戒條，沒有人來強迫！出家人既都是志願修持，修身及救助眾生，自己許誓獻身佛教，怎可以指責佛教「不適合時代」「不人道」……什麼的一大套？

簡單！誰要是守不住戒，請便！佛教也斷乎無人會攔阻誰還俗！修不修持，悉聽尊便！沒人強迫！誰要貪圖淫慾，又想做佛，未免太會打算，也未免太離經叛道了。

依我看，這個問題，根本無須爭論，就是這麼樣，各人聽便！借一句西諺：「上帝的歸上帝，撒旦的歸撒旦！」

若有人想假借時代或什麼大帽子來推翻佛教最基本之戒律，那是連我這樣的渾人都不能接受的。

我說，天主教有一件事做得很不錯，凡是守不住戒律的神父修女，隨時可以還俗，斷不但擔憂後繼無人，在美國，去年一年中，至少有一萬二千多天主教神父修女還俗，去結婚，去過自由「性」生活，但是並未聽說教廷同意更改戒律准許僧尼結婚，亦未聞天主教馬上就衰微人才凋零了。

佛教在戒律操持方面，比較其他宗教更重視自發自重，也沒有一位教宗在強制規定該做什麼、不可做什麼，一切都由修持人自己內心決定。



陳青楓

打開心鎖

惠能大師的《壇經》，沒有一處是講畫理的，但我們又可覺得他處處在講畫理。

——畫理者，寫畫之道理也！

我們隨便打開《壇經》來看，幾乎在每一章節的內容上都可以在寫畫方面有所啟悟。

且看「般若第二」這一章節，其中一段這樣說：「善知識，不悟即佛是眾生，一念悟時眾生是佛，故知萬法盡在自心，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？」

道理、哲理、畫理……其實都是同一道理，所謂「一理通，百理明」，也是說明了一個共同點，亦即是「共性」。

我們寫文章也好，寫畫也好，一旦開悟，筆下作品「零舍唔同」。但常見一些人為何「死寫爛寫」，寫得滾瓜爛熟了，但看上去亦不過爾爾？也許技法嫺熟，但連「畫質」兩字也提不上，更不要說個性。

為什麼會這樣？我想這是「不悟」（未開竅）

之故吧？不悟便祇是「眾生」（平凡之輩）。悟了呢？那可真是「立地成佛」了。

寫畫不就是這樣嗎？寫文章不就是這樣嗎？所有文化藝術，以致人生不就是這樣嗎？

《壇經》這節話，最重要之點還是接下來的一句，這一句才是焦點中的焦點——

「萬法盡在心！」

在「心」才是最重要的，無論你有什麼千方百計，這也不過是方法與手段而已，如果你的方法與手段不是從心出發（萬法盡在心），則最後依然是徒勞，依然是無濟於事的。

所以，心法才是我們真正說開悟之法，祇有從內心出發才能真正得到啟悟。

故此，《壇經》裡才有這一句——

「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？」

「本性」便是「自性」，我們想要得到啟悟，便得打開心鎖，往自性中尋覓真如本性。（真實不虛，如常不變！謂之「真如」）





達摩的沉思

歷代很多畫家都有繪畫達摩像，而最多人採用的描畫空間，是寫達摩山林寺山洞內的面壁。

達摩面壁九年，在這九年中他沉思悟道的確值得我們去表達他。

然而，十之八九的畫人，都不過是草草地，隨意地繪寫一個鬍子滿臉的，即度人面相的形象就是了。

月前在春風畫會畫展裡，却看到一幅出色的達摩圖，這是蔡楚夫先生繪畫的線條準確、首是色彩強烈，更重要的是圖中的達摩一臉沉思，完全是一種深深地陷入思考的感覺，那神態真動人、感人！蔡楚夫說：今日展出的是一幅原大小的複製品，原畫已由少林寺收藏。

再說，今天的科技真厲害，如果不說這是複製品，還以為眼前的就是真迹。



悟

這個「悟」字，不知是怎樣思考創造而來的，但它却形象地告訴我們：「悟」從心，從自己的心出發。

所有的「悟」，都是在自己的心中產生的，不可能是別人。悟，覺之謂也，所以有詞語曰「覺悟」，醒悟也是這意思，悟字加一「醒」字，字義更明顯了。

——你什麼時候才能醒悟過來？你不要再執迷不悟了。

執迷不悟，也是因於自己的問題。

《壇經》裡，惠能大師說，「迷時師度，悟了自度！」又有說：「心迷法華轉，心悟轉法華！」這裡心的焦點都是一個「悟」字。

能否開悟，在乎一心；也可以說在乎自心吧？一切都是從自心出發，自己不作主動，自己不去反思、反省，那就不是「悟」而是「誤」了。

佛系

最近流行一句「潮語」——佛系

怎樣解？原來「佛系」也者，隨緣之謂也。

此亦有趣，把佛對等於「隨緣」當然是很籠統的一個說法，並不準確，意會而言，也正好說明一點，「佛」，

是講緣份的。從這點想開去，也未嘗不好，遇到一些不大如意事情，想到「都係佛系啦！」（都係隨緣啦！）不那麼執着，也是好事，怕的是怕，事事佛系（事事隨緣），好容易濫用，又或者作為藉口，那便好事變壞事了。

你可聽得「入耳」？

——佛系啦

（隨緣啦！）



佛歌

何謂佛歌？簡單言之，分作兩種吧？一是以佛經內容作「填詞」的；一是以佛教（包括佛學、佛化生活、佛理等等）的教義內容抒寫。

在手機，我最近聽到一首創作的佛歌，是影視中人連同佛弟子及法師等合唱的。

那平靜淡的「旋律」很具佛性佛味。不過，聽下來却想到一個問題（是個人的看法），我們創作「佛歌」是不是可以生活化一點？不要有太多虛詞虛語。

——這「虛」不是指虛無，不是「子烏虛有」的「虛」，而是指比較「虛泛」吧！譬如其中一句：「渡亂世，入佛境」，聽者、歌者當然明白這意思，但這意思卻有點「虛」了，在感受上却少了一點深層次的、實在的生活化。

但無論怎樣，這首「佛歌」能帶出一份恬靜，令我們聽了也自然而然地平靜起來，了却一些心頭紛爭。

緣來緣去

有朋友傳來一幅照片，是當年（大概是60年代末）某電影機構一眾藝人的合照。

朋友問：還認得是哪些人嗎？他們的姓名是什麼？

我當然認得，雖四十年過去，但其中多位也是我當年頗有往來的朋友。該機構形同結束（最少是方針策略已大改變），這些藝人也無奈地雲散烟消。發了幾年「明星夢」，在一生過程上也不算得是一段淒美的回憶。不過，也不能說是發什麼「明星夢」的，他們當年也是有一番為正氣事業而奮鬥的理想。

過去就讓它過去！

學佛有一個好處，是隨緣而活。

既然那份緣份過去了，就讓它過去，眼前的人生還有好大一片光明！「沉醉」一下不要緊，最怕是「沉夢不醒」，那就誤盡一生。

在哪裡

我們在佛書裡經常看到一句話：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獄！」

天堂與地獄都在一念之間。這「一念」可以說是剎那的思考，也可以告訴我們：好與壞、善與惡往往都是一念之間。

這所謂「一念之間」，也不是什麼非此即彼的分界綫，不是一步之差便分正邪之類，它其實是告訴我們：要有正確的思考，一但想歪了，可能把自己投向永不復生的險惡之地。

為此，我寫了一組話——

天堂在哪裡？

天堂在地獄裡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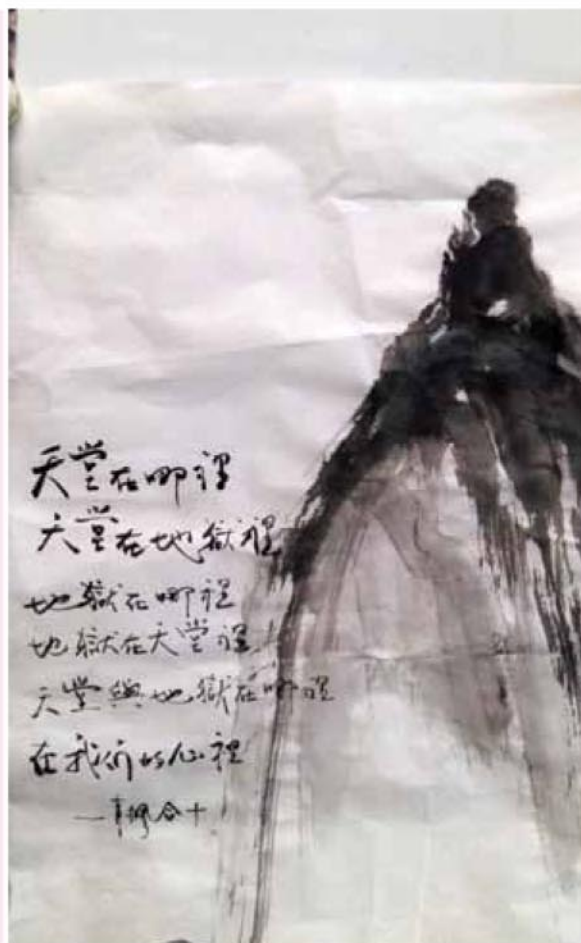
地獄在哪裡？

地獄在天堂裡！

天堂與地獄在哪裡？

——在我們的心裡。

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思考這句話，天堂與地獄其實都是同處一地，都會常在我們心間，至於是天堂還是地獄，那就看我們怎麼個想法了！



自我審查



最近，在下拙作《回望傳媒五十年》出版，在港島灣仔三聯書店開了一個新書發佈會。

會上，有參與者提問：「你們寫作、出版有沒有自我審查的呢？如何看待自我審查這問題？」

我的回答：『自我審查』這四字，很容易會變得政治化、情緒化，我自己就比較喜歡用『自我約束』。其實，審查與約束兩字性質是相似的，祇是用字不同吧！

任何社會環境，即使是個人行為，祇要我們面對群體，在大前提上都一定有「自我審查」（或者我們說，自我約束吧？）法庭是審查之地；海關也是審查之地，你是否犯法，那是由別人（他代表社會）去判斷你。

如果你是一位僧人，僧團的規則便得遵守，規定是吃素，就得吃素。這不也是自我審查嗎？

所以，問到「你們的寫作、出版有沒有自我審查」這些，用平常心來看，其實就是「本來無一物」吧？



核「心」價值

方塊字裡象形也好，象意也好，我們總會覺得它是從心出發，核心價值存於一心。就讓我們從一個「心」字看開去吧！

「忐忑」兩字是連用的，(音坦、剔。)「忐忑」怎樣？指心神不定，心有不安，個心七上八落地上上下下，不是很形象地顯示心有不安嗎？

「忽」是心中藏一個「勿」字，忽者，是忽視，粗心大意之意；「勿」即是不要，——你都不不要那個心思了，不就是忽視了嗎？

「忌」，你看着這個字可會想到，很多所謂猜

忌、嫉妒，實際上是自己疑心生暗鬼，或者是自己的一廂看法吧！所以，「己」、「心」合起來是「忌」，很有意思。

同樣地，這個「怒」字也會令我們有相似的聯想，我們為什麼會發怒呢？這祇不過是奴役自己的心而已，是一種驅使、被動的感覺，把「奴」字剔走，則我們的心便會平靜。為何這個「你」字還加上一個心而成為「您」？——即是把你放在心上，不是很窩心嗎？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元朗三聯書店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-63號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三聯書局
香港灣仔柯布連道1-1A號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/22舖